



一部作家写作家的印象记，  
一幅描绘文坛众生的风情画。

# 早安， 写作



顾艳 解芳 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# 早安， 写作

顾艳  
解芳 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早安, 写作 / 顾艳, 解芳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8

ISBN 978-7-5594-2242-2

I. ①早… II. ①顾… ②解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21491号

书 名	早安, 写作
著 者	顾 艳 解 芳
责任编辑	姚 丽
助理编辑	姜艳冰
出版发行	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<a href="http://www.jswenyi.com">http://www.jswenyi.com</a>
印 刷	苏州越洋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	7.5
字 数	140千字
版 次	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594-2242-2
定 价	39.80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# 序

陈骏涛

认识顾艳有二十多年了。那还是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，文坛上相继出现了一批引人注目的女作家，顾艳也在其中之列。

顾艳从大学时代就开始写诗和写散文，1981年她做学生的时候《北方文学》就发表了她的第一组诗歌，1989年和1992年香港出版社曾率先出版过她的两本诗集《火的雕像》《西子荷》和一本散文集《轻罗小扇》。1996年和1998年，顾艳相继在《特区文学》和作家出版社发表和出版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杭州女人》。我注意到她的作品始于《杭州女人》，不久我们就在1998年9月举行的第四届女性文学研讨会上见面，之后又在2000年浙江省作家协会举办的顾艳创作研讨会上再度相见。

读了顾艳的《杭州女人》和第二部长篇小说《疼痛的飞翔》（2000年版）之后，我的一个突出感觉是：这两部小说的女主人公形象，与作者本人十分相近，这其中自然有作者本人的生活境

遇、情感经历和寻觅追寻的投影。这两部小说都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自我倾诉式的精神探索性特点。

此后迄今的近二十年，也是顾艳继续探索和追寻的近二十年。

这近二十年，顾艳究竟发表和出版过多少作品？看看她新近提供的《顾艳创作年表》，我们将一目了然。其间她发表和出版过不少诗歌、散文随笔和人物评传类作品，这些作品自然不可忽视，但毋庸讳言，她的创作重心还是在小说，主要是长篇小说上。从1996年第一部《杭州女人》起，直到2011年《辛亥风云》止，历经十五年，她一共发表和出版了十部长篇小说。二十年，十部长篇，再加上人物评传，以及诗歌、散文、随笔等书的出版，可以算是一个多产作家了。何况顾艳还不是专职作家，她还身兼大学教授和家庭主管呢，而且几度赴美，一边当访问学者，一边仍然不忘写作。

如今，顾艳和解芳合著的散文随笔类书籍——人物印象记《早安，写作》，就要交付出版方出版了。这本是她们历年所写二十四个“作家印象”的结集，我在微信公众号上曾看到过几篇，勾起我对往昔文坛人、事的回忆。这次顾艳从遥远的美国邀我这个老相识为这本书写序，于是让我想起了1998年我也曾为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《疼痛的飞翔》写过序，在这篇题为《顾艳：永远的追寻》的序文开头，我曾引用过她《心灵独白》中的一段话：

除了文学，没有一件事情可以长久地吸引我的兴趣和注意，只有写作才能够使我那样地锲而不舍、那样地不顾一切、那样地一往情深……

是的，文学仿佛是她们的“终身伴侣”。在遥远的美利坚合众

国的大学里做着访问学者的顾艳，在繁忙的日子里，仍然早起，写作，仍然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！

这本书中所写到的二十多个写作者，不管你是熟悉的还是不熟悉的，你不妨读一读。读下去，也许就能勾起你阅读的兴趣和对过往人事的回味呢！

2017年9月21日夜草于北京毫耄斋



# 目录

## 女作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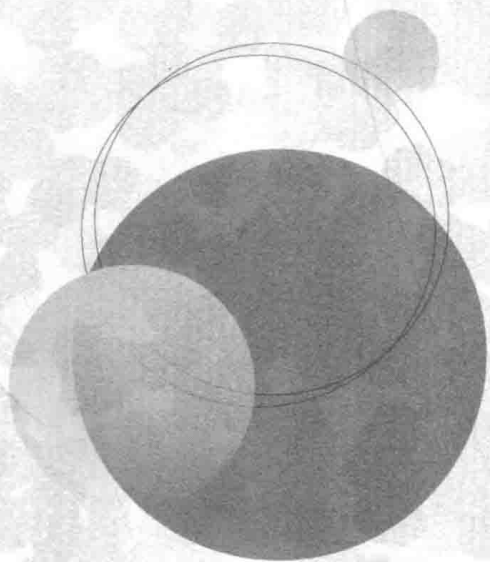
- 1 / 铁凝的艺术之魂
- 9 / 把孤独绘成风景——方方印象
- 19 / 尽终生的力量为人类而写作——张洁印象
- 29 / 在漂泊中抒写与升华——记张抗抗
- 39 / 穿梭在女性、历史、宗教之中——徐小斌印象
- 47 / 苍茫如醉——说说女博士徐坤
- 57 / 赵玫：穿梭在感性与理性之间的激情抒写
- 67 / 飞翔着的自由生命——记林白
- 77 / 灵魂的飞翔与燃烧——记海男
- 87 / 永远的跋涉者——蒋子丹印象
- 95 / 一个女性主义者的思想言说——记艾云
- 105 / 漫游在一个女性思想者的世界里——记崔卫平

## 男作家

- 115 / 激情燃烧的火把——我眼中的作家莫言
- 127 / 文学就是人学——余华印象
- 135 / 马原与虚构
- 145 / 在诗意的梦幻中创造世界——孙甘露印象
- 153 / 面壁而坐——记陈村
- 163 / 生活在思想与书本之中——止庵印象
- 173 / 《一行》三十年——严力印象
- 181 / 永远的诗人——吉狄马加印象
- 189 / 心底永远的悲愁与眼泪——白桦先生印象
- 197 / 陈骏涛：灵魂的栖憩之地
- 207 / 独钓寒江雪——王岳川印象
- 217 / 让苦难变成海与森林——陈思和印象
- 228 / 后记：印象和素描



女作家



## 铁凝的艺术之魂

铁凝这个名字萦绕在我耳畔，  
已经二十多年了。



顾艳与铁凝 2007年11月北京



铁凝和解芳 2009年9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系会议上

铁凝这个名字萦绕在我耳畔，已经二十多年了。记得第一次读她的小说，是1980年12月《小说月报》上的《灶火的故事》。这是一个农村题材的小说：一名叫灶火的六十多岁孤老头，托人从县里买来一架三个管的半导体收音机，当收音机里发出嘀嘀声响，他觉得与外界有了联系。这在当年是一个很独特的叙述视角，虽然它没有像作者后来的短篇小说《哦，香雪》和中篇小说《没有纽扣的红衬衫》那样走红，但它从容、细腻、老到的叙述风格，的确显现出作者扎实的艺术功力。为此，当时正读大一的我，就选择了这个小说做课堂作业的读后感。

第一次见到铁凝的照片，是在1985年7月的《小说选刊》上。那时她的《六月的话题》，获得了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从照片上看，铁凝只有二十多岁，中分的头路，没有刘海，清纯的脸，眉清目秀，一双大眼睛笑得格外有神；圆形的照片上只露出一个中式服装的衣领，看上去具有古典美。从此，这个美丽的女性就烙进了我的心里。只要看到她的作品和照片，我都会认真拜读。我喜欢她写农村的小说，比如《麦秸垛》《棉花垛》《孕妇和牛》等，这些小说既有古老历史文化，也有关注女性的生存问题。理想与追求、矛盾与痛苦交融着一个个复杂的人物内心，读来令人荡气回肠。当年的我虽然还没有写小说，却是有点像现在的追星族那样，见到铁凝的作品必定买回家。

铁凝的书中有不少美丽的照片，每一张照片都是那么靓丽、那么有韵味，使你未见其人，那女儿“态”仿佛已经从书中走了出来；这就让我想认识她、见到她。然而，认识人需要缘分，一切随缘便是我的理念。

1998年，我的散文集《欲望的火焰》和小说集《无家可归》与铁凝的散文集《想象胡同》和小说集《秀色》，很有缘分地在

云南人民出版社“她们文丛”第三辑出版，这让我很高兴。我仿佛已认识她很多年了，虽然还没有见过面，但在我的内心深处，已是一种相知。

前不久，浙江省作家协会在杭州举办了一个全国性的作家节。我知道作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铁凝，一定会来杭州参加会议；但我并不一定有机会见到她。那天“无我茶会”结束后，我也去参加了“西湖论剑”文学论坛会。我去得比较早，选择了出入方便的前二排靠门口的座位。我坐下不久，突然意外地看见铁凝穿着黑色西装和套裙，风度翩翩地朝我这个方向走来。我情不自禁地冲她喊：“铁凝，我是顾艳。”她笑咪咪地在我身旁坐下来，道：“噢，你不是在美国吗？”

我们随即交谈了起来。简短的交谈，仿佛像老朋友久别重逢，一股亲切感油然而生。我送她一本新出版的散文集《岁月繁花》，还没等我签完字，她的座位前就排起了长队，人们都要她签名留念，遗憾的是论坛马上开始了。

与我道别后，铁凝走上台阶与陈忠实、莫言、李存葆、张抗抗等作家在台上就座。铁凝在论坛中说：“当代小说创作缺乏一种对人生、对生活的虚心之心、耐烦之心，我们这个社会正处于一个不耐烦的时代，有些作家对生活有些想当然，这些懒惰的、不虚心、不耐烦使我们看不到心灵更深处的走向，看不到时代的命脉，表达不出让读者信服的作品，产生不出令人震撼的力量。对人生要有虚心的态度、耐烦的态度，这样走得很慢，但很可靠。”铁凝的声音轻柔温和，但很有力量。我认同她的这一观点，并为她鼓掌。

在我二十多年阅读铁凝作品的过程中，无论她写农村的小说，还是城市的小说，总让我感觉她飞翔的灵魂，是在探寻人类

心灵深处的走向和精神的归属。《玫瑰门》是铁凝第一部长篇小说，这部出版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小说，无疑是当时先锋派小说中第一部比较创新的长篇小说。虽然它的故事相当单纯，人物也不多，主题是对“文革”的讽刺与抗议，但它的结构和语言吸收了不少西方的东西，其作品的精神内核是超低空飞翔的。飞翔着的是铁凝的艺术之魂，我无法触摸它，只能感受着它是如何从苦难中走过来的。

今年春节，我的朋友吴瑞卿从美国来杭州看我，与我共度除夕和新岁。我们两个人在家里过大年夜，吴瑞卿做的港式清蒸鲈鱼格外好吃。我们葡萄美酒夜光杯，一边吃、一边聊。我们聊着聊着就聊到了铁凝，还有她的短篇小说《孕妇和牛》。

吴瑞卿原是中国香港中文大学的哲学博士，具有一定的审美鉴赏力。我与铁凝都是先后在美国与吴瑞卿相识并成为朋友的。吴瑞卿是一个热情真挚又学问渊博的知识女性，2000年10月她兴致勃勃地赶去石家庄看望铁凝。

吃罢年夜饭，我与吴瑞卿说我要给铁凝打电话拜年，顺便告知她一下广州《作品》杂志编辑艾云女士约我写她文章的事。其实，我和吴瑞卿一个下午都在聊有关铁凝的话题，只不过我们在拜访郁达夫故居、胡雪岩故居时说说，停停，看看。

电话打通了，接电话是一个男人的声音。我猜，是铁凝的父亲。我知道铁凝父亲铁扬先生是一位著名的风景、静物画家，我曾读过他的一些画。他的画有北方深秋棕红色的大山，明丽爽朗的蓝天，缠绵散漫的河滩、流水，还有早春充满生机的果园等，但在电话里我不敢冒昧，还是说：“谢谢您，我找铁凝。”

一会儿，铁凝轻柔温和的声音从电话中传来，悦耳动听。我们在电话上闲聊着，彼此送上一份真诚的祝福。聊着聊着，我心

里就想让吴瑞卿也和铁凝说说话。于是，为了给铁凝一个惊喜，我在电话中没有告诉铁凝吴瑞卿在我家里，只说：“你等一下，有一个朋友要与你说话。”

“你好铁凝，我是吴瑞卿。”吴瑞卿接过电话，声音爽朗而开心。我觉得好朋友在电话上相聚，就像在身边一样。吴瑞卿说完电话，铁凝又与我说了一会儿，我们互道珍重，才依依不舍地搁下电话。这时我想女性与女性的心灵沟通，是能够走向辽阔而深邃的。

其实，吴瑞卿与铁凝的通话中，并非仅仅与铁凝一个人聊天，她还与铁凝的父亲和母亲都说了话。吴瑞卿告诉我铁凝爸爸在电话中说：“啊呀，好想你啊！还记得，当然记得。我今年开两个画展，一个在东京，还有一个……”吴瑞卿也告诉我铁凝妈妈在电话中说：“我还在弹琴、唱歌，一切都很好、很开心啊！”最后，吴瑞卿告诉我铁凝在电话中与她说：“我们别说那么多了，这是顾艳家里的电话，要用她的电话费的。”

铁凝真是一个细心的人，为别人着想的人。其实，电话费只一点点钱，就是聊上几个小时我也很开心。真情难得，何况又是过新年，千万个祝福都在这根匍匐而行的电话线中呢！

大年初一，我、女儿解芳与吴瑞卿一起去九溪十八涧游玩。傍晚，我们到杭州“知味观”共进晚餐。晚餐中，吴瑞卿意味深长地与我谈起了去看望铁凝时的情景。她说铁凝的家有二层，楼梯就在自己家中。楼上是书房、卧室与工作室；楼下是厨房、客厅与卫生间。铁凝把家布置得很典雅，艺术质感和艺术氛围都很浓郁。铁凝是个很孝顺父母的女儿，她带吴瑞卿去见父母，吴瑞卿觉得铁凝望着父母时的眼神是那样恭敬体贴，这在如今的年轻人中不多见。

铁凝的父母都是真诚、正直、热情、好客的艺术家和音乐家，铁凝的父亲常常对女儿说：“要用自己的眼睛去发现。对待艺术，对待生活，都要真诚。”铁凝的眼睛是明亮而真诚的，这里面也许有父亲给予她的影响。

吴瑞卿要离开石家庄的那天，铁凝的父亲画家铁扬先生给吴瑞卿亲自做了一份三明治，让她带到火车上吃。铁扬先生对吴瑞卿说：“不好吃，你也得吃啊！”吴瑞卿很感动，开心地由铁凝与铁凝的父母一直把她送进火车站，等到火车开动的那一刻，她的眼里因感动而流出一滴滚圆的泪。

我们一边吃饭、一边聊天，吴瑞卿谈到铁凝时就会眼睛发亮。接着，她又说：“铁凝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人，她既有艺术家的气质，又有普通人的亲和力；非常有才华，又办事踏实认真。这与她的家庭教育有关。”

我虽与铁凝只一面之缘，但感觉也是这样。我知道铁凝是睿智的，她的许多选择都会与常人不一样。比如：1975年她高中毕业，完全可以留城或当兵，但她却出人意料地去农村插队落户。直到今天，她与农村的感情依然至亲至纯。农民的苦难，仿佛就是她的苦难。她曾说：“我能够像农民对土地深深地弯下腰去那样，对生活深深地弯下腰去，以更宽广的胸襟营养心灵、体贴生活；不敷衍我们所处的时代，不敷衍我的笔、我的灵魂、我的读者。”

大年初一晚上，我们就餐的杭州“知味馆”的灯光一盏盏暗了下来，这是餐馆打烊前的表示。然而，吴瑞卿依旧兴味很浓地继续说：“那年我在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散文集《没有天使的天使岛》，剩下的稿费有三千多元人民币，我让铁凝捐赠给贫穷的人。铁凝后来帮我把这笔钱捐赠给了河北一个贫穷的小学，

买了课桌椅。事后，铁凝把买课桌椅的收据和地方小报的报道资料，一并寄给了我。你想她那么忙，却这样认真、仔细地办着事。”吴瑞卿说到这里，会心地笑着。

在我的书橱里有不少铁凝的书。从长篇小说《玫瑰门》《无雨之城》《大浴女》，到小说集和散文随笔集，到最近出版的艺术随笔集《遥远的完美》。《遥远的完美》是一本绘画局外人谈绘画的书，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作者的学养、思想和艺术品质，也可以看出作者领悟艺术的奥妙和人生的真谛，以及不断升华的灵魂。

阅读这些作品，我相信文学的纯洁、铁凝的纯洁。铁凝是获过多次全国中短篇小说奖，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和首届老舍文学奖的女作家，但她没有大作家的架子和傲气。我想她就像当年在农村挑着一副大水桶，步子迈得又稳又快那样，在文学的道路上不断地探索、追问，使之渴望能够对人类精神深处做更深的发掘。

现在，吴瑞卿已经回美国去了。独自坐在书房的我，在窗外的绵绵细雨中，写完了《铁凝的艺术之魂》。搁笔后，正当我心里有些忐忑不安时，却无意中在一本画册上看到了一幅铁凝“无限风光在高原”的照片。这张照片上的铁凝，清朗的笑容里让我看到一个艺术家的灵魂正冉冉飞入云端；而云是一切真正艺术家最孤独的归宿呵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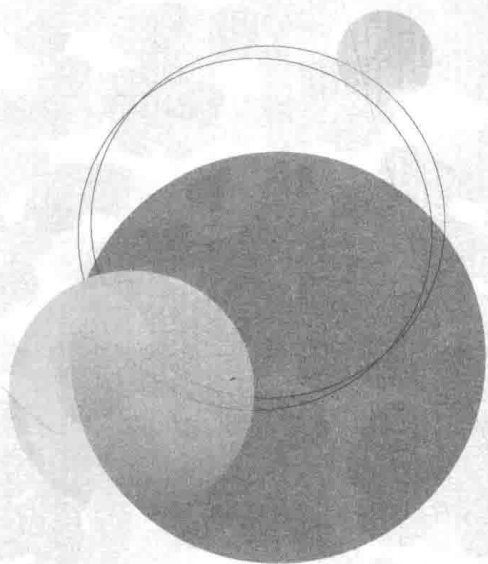
2004年1月28日于杭州

载于《作品》2004年5月

载于美国旧金山《美华文学》2004年秋季号（总第55期）

载于《楚天都市报》2006年11月16日





## 把孤独绘成风景

——方方印象

与方方在一起，她宽厚温和的性格，让我开心、放松、自由。